

歷史裡的 現代經濟學

汪凌燕 汪通 著

中和出版
OPEN PAGE



目錄

第一章	天子舉債：國家經濟的崩潰	1
	最早的主權債務危機.....	3
	現代周赧王：賴賬的希臘	12
	從戰國博弈說歐元統一.....	20
	秦始皇：功在千秋禍及當代.....	29
	史書夾縫中的通貨緊縮.....	34
	破釜沉舟與承諾機制.....	39
	兩位博弈大師的交鋒.....	48
	特別篇：從三家分晉看英國脫歐	52
第二章	貨幣戰爭：鑄幣權私有化與中央銀行之爭	61
	劉邦的無奈選擇	63
	漢文帝開放鑄幣權	69
	賈誼開小灶與一般均衡	75

第三章	期權與國債：金融產業的流動性	81
	從好基友的雙簧戲到良幣驅逐劣幣	83
	輕徭薄賦的真相	89
	最早的期權和國債	94
第四章	計劃經濟：市場調節的迷思	105
	玩兒命花錢的漢武帝與長期通貨緊縮的日本	107
	銅錢化身的比特幣	116
	政府如何斂財	121
	「桑羊」變法：均輸與平準	130
	如何解決欺上瞞下	133
	消滅競爭搞壟斷	138
第五章	博弈論：經濟政策調控的方向	141
	為「暴君昏君」正名	143
	從劉侯爺的遭遇說乘數效應	152
	常平倉在美國	160
	功臣的宿命	162
第六章	經濟復古：領先世界二千年的信用貨幣制	171
	全面周化的大新朝	173
	上林苑往事：公地悲劇	182

	以刀代錢，定量寬鬆	186
	防偽技術的重要性	191
	相隔兩千年的知音：王莽與金正日	195
第七章	現金流：官位買賣是王道	199
	度田令和激勵機制	201
	官員的不同軌跡：劉秀與劉邦之比較	204
	皇帝、宦官皆有難念的經	208
	賣官鬻爵與價格歧視	213
第八章	惡性通貨膨脹：董卓與穆加貝的千年之約	219
	黃巾起義的餘波	221
	津巴布韋董氏造	223
	金融蒸餾池：中國股市與樓市	227
第九章	職業操盤：智豬博弈與長短債互換	233
	優秀的基金經理郭嘉	235
	赤壁之戰中的智豬博弈	241
	諸葛亮與伯南克：長短債互換的神奇	247
	諸葛亮與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的應用	252
	混合策略均衡：祁山攻防戰	261

第十章	納什均衡：短命王朝的一錘子買賣	267
	亂世屯田，盛世佔田	269
	司馬昭用人：錦標理論的實踐	276
	從西晉之短命看外部性	280
	晉惠帝：納什均衡下的幸運兒	286
第十一章	君臣博弈：謠言與連鎖性崩潰	293
	各懷鬼胎的君臣博弈	295
	淝水之戰與銀行業危機	299
	合作禪讓的取捨點	305
第十二章	效率工資：高薪養廉與反貪腐	313
	《木蘭辭》中的玄機	315
	孝文帝巧遷都	319
	北魏公務員的待遇：高薪養廉的由來	325
第十三章	林達爾均衡：中國的第一個實踐者	331
	高家的健忘症：動態不一致性	333
	北齊的稅法改革：林達爾稅率	340
	盜鑄為何屢禁不止	345

第十四章 高壓管治：賞善罰惡的激勵錯位	353
嚴刑峻法隋文帝	355
義倉不義：激勵錯位	361
剝洋葱的無奈：宰相的分權與集權	366
後 記	374
本書經濟學術用語	377



第一章

天子舉債：國家經濟的崩潰



提要

周朝末年，周赧王奮發圖強，靠「借貸」強軍，糾合諸侯伐秦，孰料大軍未出而債台高築，釀成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主權債務危機。秦朝一統天下之後，劉邦押送囚徒去咸陽公幹，蕭何送給他五個大錢作為盤纏，孰料從這五個大錢上，卻隱隱現出了秦朝經濟崩潰的陰影……

最早的主權債務危機

自古公亶父^[1]建國以來，周族從陝西邊陲的一個小邦，通過文王的積累、武王的征伐、周公的東征，發展成了「封國八百，王畿千里」的鼎盛王朝。赫赫宗周，北抵薊遼，南越長江，東至大海，西止秦嶺。

普天之下尊奉周王室為天下共主，所謂天子號令，諸侯莫敢不從。

然盛衰無常，周王室傳到了周幽王這一代，卻因為繼承權的問題引發了「犬戎之亂」。犬戎攻進鎬京，直接導致了西周滅亡。公元前 770 年，幽王的兒子宜臼收拾餘燼，放棄了已經成為廢墟的鎬京，遷都洛邑，是為周平王，歷史上也把遷都後的周朝稱為東周^[2]。

東周是由諸侯擁戴而建立的，此時周天子的權威已經大大不如從前。周平王的孫子周桓王聯合陳、蔡等諸侯國討伐桀驁不恭的鄭莊公，試圖重樹周天子之權威。雙方在長葛展開了會戰。

但是，「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春秋戰國的歷史

【1】古公亶（音同坦）父為周文王姬昌之祖父，後來被尊為周太王。

【2】這一年（公元前 770 年），也是春秋時期開始之年。這一時期諸侯群雄紛爭，相互攻伐，出現了「春秋五霸」：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公元前 475 年，中國進入戰國時期，諸侯國從春秋初期的一百四十多個減少到二十多個，秦、楚、燕、韓、趙、魏、齊七國成為當時主要的諸侯國，即「戰國七雄」。

經驗告訴我們，凡與陳、蔡這兩個小諸侯國聯盟的，基本都以失敗而告終^[1]。這次也未能例外，會戰中天子奮勇向前，卻不幸中箭。這一箭不但讓周對鄭的討伐無疾而終，還射穿了周王朝四百多年來的尊嚴。從此以後，周王室從「天下共主」漸漸退化成了一個大諸侯。

更可悲的是，儘管長葛之戰後東周王室的權威迅速衰落，但是周朝在形式上依然是「天下共主」，所以每當諸侯國幫周王室做了點事情，周王室還得通過「封賜」土地等方式來回報他們。

在周朝剛建國的時候，滿地圖都是商朝餘黨和土著，憑藉着周王室的中央部隊其實根本無法壓制，於是周公只需在地圖上指派說，「這塊歸你了」「那塊歸你了」，受封的宗親和大將們就會帶着自己的宗族與軍隊去開疆建國，為王室屏藩。同時須尊奉周天子為王並定期上貢。

所以，周初的分封制其實是無本萬利的生意，相當於把本來不屬於自己的土地「承包」給手下的將軍們，以此換取自己的統治權和崇高的共主地位。

而東周則不然，此時諸侯國已經建立了幾百年，周王室實際上並沒有能力，也沒有名目從他們身上攫取更多的利益（相反，其實大部分情況是周王室要擔心諸侯佔王室的便宜）。因此，這個時期的封賜，只能從周天子自己的王畿裡割出城池給諸侯，並且「給出去容易，要回來難」，眼看着直屬封地越來越少，周天子的地位也每況愈下。到周景王姬貴當政的時候，王室的財政已經到了連所用器皿都需向諸侯討要的

【1】春秋時期的霸主級大國如晉、楚皆如此。

地步，為此還和晉國發生過摩擦，留下了「數典忘祖」的典故^[1]。

隨着諸侯越來越貪得無厭地要求周王室的「封賞」，到了周赧王姬延^[2]這一代，曾經「鬱鬱乎文哉」的大周朝，已經只剩下洛邑一個大城和周邊的一些小鎮，而就這麼一個城，還因為繼承權的問題分成兩部分，分別由「東周公」和「西周公」兩位周朝的宗親控制。

姬延自己住在西周公控制的區域。所謂「天下共主」云云，淪落到這等寄人籬下的地步，讓姬延如何能甘心？因此當機會來臨，姬延便迫不及待地要着手改變自己的窩囊現狀。但是這一次的伺機而動，非但沒有改善境況，反而讓其陷入了史上最早的一次「主權債務危機」。

事情的原委要從秦趙「長平之戰」說起。戰後，秦國戰神武安君白起俘殺趙兵四十萬，包圍趙國都城邯鄲。而同氣連枝的魏國和楚國發兵救趙，裡應外合在邯鄲城下大敗秦軍，又解了趙國的亡國之危。這也是戰國後期秦軍少有的失利之一。正是這場勝利，打破了秦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讓楚國的心思開始活絡起來。

楚國當時的君主——楚考烈王認真地分析了當前的局勢，認為以前歷次合縱攻秦卻鮮有成功，究其原因還是沒有一個核心，各路諸侯心懷

[1] 晉國的大夫籍談作為副使出使周朝，期間周景王問：「諸侯都有禮器進貢，為甚麼晉國一直沒有呢？」籍談說：「那是因為諸侯受封的時候，天子都賞賜了他們鎮國的寶器，但是晉國偏僻，沒有感受到天子的恩澤，所以沒有禮器可以獻。」周景王一聽這話就怒了，從周成王桐葉封弟，把唐叔封到山西建立晉國算起，一條一條地將歷代周王室賜給晉國的器物一一列舉了出來。最後說：「你籍談是晉國史官的後裔，為甚麼連這些都忘了？」籍談一看天子較真了，自己也確實理虧，於是唯唯不能答。周景王餘怒未消，後來對身邊的人說：「籍談估計無後了吧，列出典制，卻連自己的祖宗都忘記了！」

[2] 姬延，公元前 314 年—前 255 年在位，東周第 26 位君主。

鬼胎，事態危機的時候還勉強能同舟共濟，形勢一旦稍微好轉，馬上就會各自保存實力，坐等別人出力，從而被秦軍各個擊破。

去哪裡找這麼一個核心呢？楚考烈王很想自己當，但是韓、趙和魏未必放心，沒準人家還會懷疑自己對他們的領土有甚麼想法，何況他們也未必甘心。楚考烈王憂心忡忡，在地圖上來回掃視。

忽然，楚王的眼神聚焦到了地圖中央的一點——洛邑，對，洛邑！戰國七雄，名義上不還是大周天子的下屬嗎？這麼一個現成的盟主，到洛邑請出來不就得了？

說幹就幹，楚考烈王馬上派出了使者。

姬延聽完楚使的敘說，心潮澎湃不已。這些年來，姬延和他的父祖輩一樣，在風雲詭變的戰國時代，看着自己「手下」的諸侯們自相攻伐，有時為了「刷點存在感」，會去給打贏的那一家發個獎章——比如封個「方伯」，送套高規格繡有特定花紋的衣服之類。除此之外，沒有實力、沒有軍隊、沒有地盤的周王室能做的，也只有壁上觀了。

而現在，上天讓楚考烈王把這麼一個機會送到了自己的面前，讓周王室重新站在神州大地的中央發號施令，雖千萬人，吾往矣！於是，對於這個合縱伐秦的盟主頭銜，姬延欣然應承。

目送着楚使離去，姬延慢慢從目眩神迷中清醒過來，驀然發現，自己徒有一個盟主的名頭，實質還是個光桿司令。並且，楚使似乎在談話中也完全沒有涉及經濟援助的問題，盟主手下若連半個兵也沒有，豈不是貽笑大方？

但是周王室實在是窮，除了那九尊鎮國之寶的大銅鼎熔化了還能鑄點錢，別的實在是找不到一星半點的生財之道，而九鼎是萬萬不

能銷毀的——畢竟這號稱是大禹王鑄造的傳國之象徵，是國家合法性的重要依據^{【1】}。姬延想了半天，覺得一籌莫展，於是一溜小跑去找西周公商議。



九鼎概念復原圖

西周公沉默半晌，突然一拍大腿說：「王，您可知咱們這洛邑是啥地方？」

【1】 因為九鼎在秦朝滅亡後一直下落不明，也有說法稱在周赧王統治時期，九鼎已經被秘密銷毀，鑄成了銅錢。

姬延心想，怎麼連咱們治下唯一一個大城都不知道了？於是回答道：「是大周的王城^{【1】}啊，有甚麼問題？」

西周公微微一笑，說：「洛邑是天下之中，全天下半數以上的商業線路都要經過這裡，商人裡面頗有一些搞風險投資的。前幾年不是有一個姓呂的，嚷着要去西邊做一筆大的風險投資嗎？據說搞得很不錯。王總是可以找些商人富戶借錢的，就說會用打贏之後秦國的賠款和割地來償還便是了。」

姬延大喜過望，事不宜遲，回到自己的住處，他便開始用小刀刻借款啟事。

夫秦者，孝王馬夫之後也。功非超群，族實寒薄。昔犬戎之亂，略有微功。借周室之播遷，始得封於諸侯。明佔我鎬京之故地，暗奪山東之茅土。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諸夏。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

延雖不才，王室之胄，大周天子，奉先帝之成業，荷六國之重任。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有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盟旗，以清妖孽。

爾等或居周地，或協周親，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踴

【1】西周受到犬戎的侵略滅亡之後，周平王遷都於成周，從此成周又稱王城。公元前 516 年周敬王即位，因王城內王子朝勢大，遷居到過去殷民居處之地。後因王子朝之亂，晉國率諸侯為周敬王於前 510 年修築新都，位於今洛陽白馬寺以東。新城沿用「成周」之名，俗稱「東周」；舊城稱為「王城」，俗稱「西周」。從此成周與王城分為兩地，但都在今洛陽市附近。到周赧王時，周王才遷回王城舊都。

躍成捐，贊助王師，寡人豈吝利息之報，茅土之封哉？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這份唐朝大才子駱賓王附體的借款啟事^[1]吸引了不少商人的目光。最終，或許是大周王室在民間聲譽猶存，又或許是那位呂姓商人傳奇經歷的激勵，還真有不少商人願意借錢，贊助西周公和姬延組建「王師」。

國家借款這種現象，在封建時代尤其是早期並不多見，那時國家所擁有的資源是商人無法比擬的，因為國家可以直接從任何農業和商業活動中抽稅，而這些稅收主要用於戰爭和王室的開銷（先秦時代百官基本上吃的是自己封地的俸祿，並不直接從國庫裡面開銷），偶爾搞一些農田水利之類的建設。

因此，這個時代的國家，國庫不但不欠債，往往多少還有些結餘。如果實在手頭緊，國君和大臣們少奢侈一些，或者解散點門客，也就過去了。這與現代政府的經營理念是截然不同的。

現代的各國政府大多會非常積極地參與公共建設，並且政府會保留相當一部分的外匯、黃金以及其他儲值工具作為儲備，不到非常時期不會動用，所以現代的政府在自己口袋裡有錢的時候，也會發行各種各樣的債券，比如：戰爭，會有戰爭公債；而公共建設，會有建設公債；甚至還有為了還已經到期的國債而發行的國債——借換公債等等。這些國債，都以國家的信用為擔保，而這一點，是主權債務和公司債務最顯著的不同。

【1】周赧王真實的檄文已然不可考，本文改寫自駱賓王的《討武檄文》。

公司資不抵債了，處理方法很簡單，可以直接進入破產程序，變賣公司的資產之後，按照一定的規則來盡可能地償還債權人的損失。但是國家欠債了，難道債權人能夠把國庫打開，把剩下還值點錢的東西哄搶一番？還是把國內的各種設施，比如國營電廠、大壩之類的賣掉，瓜分現金？

都不可能，因為國家是有主權的。一個國家如果賴賬不還，並沒有被清算的危險，相反，其損失的是無形資產——信用。這一點可能有人會不以為然，認為如果單憑信用能夠保證不違約的話，為甚麼還會有破產法等一系列的公司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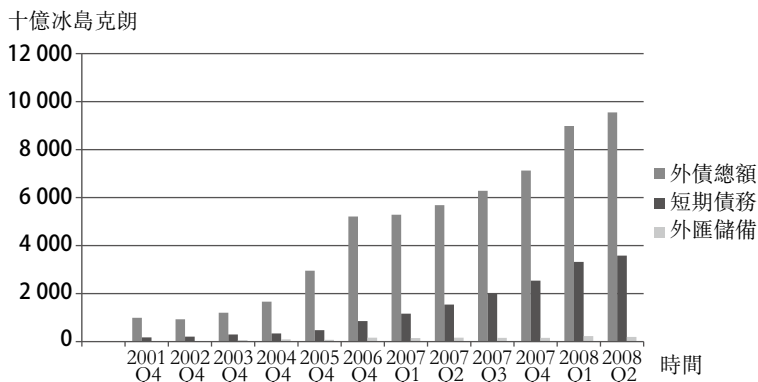
實際上，公司和個人的預期壽命都是很短暫的，如果沒有破產法的約束，就很難避免在短暫的生命週期中，個人或者公司所有者會借來遠遠超出自己償還能力的債務，奢靡地過了幾十年之後，扔下一堆爛賬和血本無歸的債權人撒手歸西。

而國家則不然，儘管也有滅亡的時候，但是相對於借款個體來說，國家持續的時間可以很長，以至於借款人幾乎可以認為它是永續存在的。所以信譽的損失，對於國家而言具有實實在在的威脅：一旦發生了債務違約，那麼國外的投資人會喪失對該國的信心，從而從該國撤資；與這個國家做生意的公司也會更加地謹慎，該國的債券會變得收益率極高——而這也意味着下次違約的風險極大，該國必須承諾一個很高的利率才能從金融市場上借來資金……種種負面因素，往往要延續數年才能消除，而這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願意承受的。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冰島。在 2008 年世界經濟危機之前，冰島是一個非常富有的小國，金融業十分發達。英國、德國、荷蘭等歐洲強國

在冰島的銀行以及金融機構都持有大量的金融產品。

而隨着 2008 年 9 月 15 日美國雷曼投資銀行的破產，金融危機的陰影便不可避免地籠罩在了冰島人的頭上。當時的投資人因為雷曼的倒閉產生了對銀行以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極端不信任，當大部分的外國投資人都希望提現自己的存款與投資之時，冰島的銀行已經沒有償還能力了。



冰島外債資產數據 (資料來源：冰島央行統計資料)

這個時候，冰島有兩個選擇：一是任由銀行破產，這一條路非常艱難，將會直接造成冰島銀行系統的崩潰和清算；二是國有化，用國家信用來擔保，試圖讓市場穩定。冰島人選擇了第二條路，這也是面對金融危機時慣常的做法。

但是，冰島畢竟不是美國，美國政府的信用擔保可以迅速地穩定市場情緒，冰島卻未必能成功。

隨着市場的進一步惡化與金融資產的貶值，冰島的銀行所需要償還給國外投資人的外債已經達到了這個國家 GDP 的將近十倍，而銀行國有化則將冰島的國家信用也捆綁在了債務償還上。萬般無奈之下，冰島政府正式宣佈無法按期償還所有債務，也間接宣告了冰島的主權違約。

一直到 2015 年，冰島人依然在慢慢地償還過期的債務，冰島政府也一直在努力與英國、荷蘭等債主國談判，試圖減少債務，使其能夠重返國際金融市場，重新獲得融資。可見，主權違約之後，儘管不至於徹底「樹倒猢猻散」，整個國家依然會受到長期的負面影響。

現代周赧王：賴賬的希臘

姬延，作為周朝的正統繼承人，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時代，自然代表了周朝的主權，所以他借的債務，也是周朝的主權債務。這次借債的目的，是針對秦國的戰爭，故而又是戰爭公債。為了重現周天子的榮光，姬延也毅然決然地將周朝的信用與這次借款捆綁在了一起。

若是回到周武王、周成王的鼎盛時代，周朝的家底足夠大，不但勝率高，即便輸掉，也有足夠的賦稅來償還債務。但是現在，周朝實際控制的地盤比冰島大不了多少，這，毫無疑問是一場只許勝不許敗的賭博。

儘管潛在的風險很大，但是從古到今總不乏願意投機的商人。姬延不久便湊齊了五千多名「天子親軍」，任命西周公為統兵大將，姬延

自為盟主，傳檄山東諸國^[1]，誓要攻破函谷關，殺進咸陽城，興復周室，還於舊都！

檄文發到了楚國，楚考烈王自然是大力贊同，馬上派出大將景陽率領大軍與周師會合。但是，在其他的國家，周使卻遇到了麻煩。

周使去了魏國。姬延對魏國抱有很大的希望，因為在位國君魏安釐王是魏國後期少有的雄主，他攻燕救趙，卻楚伐韓，雖然在秦國那裡狠狠地吃了幾回敗仗，但也算是諸侯中相對比較有作為的君主。

出乎周使的意料，魏安釐王卻婉拒了周天子的請求，這裡不得不揭示一下他內心的患得患失。首先，魏王考慮自然不能御駕親征，如果派手下大將，則非信陵君莫屬，而信陵君魏無忌已經在救趙的過程中功高蓋主，還私自斬殺了自己的親信大將晉鄙。若再派其統兵伐秦，一旦功成，自己的位子還能不能坐得穩就得另說了。這一番思量又不好明着對周使說，只得含糊其辭地蒙混了過去。

周使到了韓國，韓國是個夾在魏國、楚國和秦國之間的小國，國土面積越來越小，當時正被秦國打得焦頭爛額。韓桓惠王聽完周使的陳述之後，哭喪着臉說：「實在抱歉，寡人也想攻秦，但是現在正在被秦攻，實在騰不出多餘的兵，您還是請回吧。如果有可能，不如伐秦的兵先派過來給我解下圍？」

周使去了趙國，發現趙國都城邯鄲一片雪白——幾乎每家每戶都在舉行出殯或者招魂的儀式。趙國剛剛經歷了長平和邯鄲兩次慘烈的大

【1】要說明的是，這裡的山東，其實是崤山（秦嶺的一脈）和函谷關以東，齊、楚、燕、韓、趙、魏六國的地盤，並非今日的山東省。而今山東省在太行山以東，這其實也證明了自唐朝以來，中國行政和經濟中心有向東移動的趨勢。

戰，尤其是長平之戰，幾乎葬送了全部的精銳，現在駐守趙國都城的士兵，大都是臨時徵發的十幾歲的少年。趙孝成王滿面愁容，對周使表達了自己的難處。

趙王指出，趙國和秦國之仇不共戴天，趙國非常願意參加周天子組織的這次合縱攻秦的聯合行動，但是趙國的青壯年大都死在長平，數年之內，都沒有餘力去攻伐其他國家。同時，趙孝成王還給了周天子最誠摯的祝福，希望王師旗開得勝，狠狠替山東諸侯出口氣。

周使垂頭喪氣地來到了齊國，齊國相對來說較遠，在今天山東省一代，和秦國不接壤。齊國人一貫比較小資和文藝，喜歡思考一些更加抽象的東西。周使所到當天，齊國正在稷下召開辯論大賽，孟子、荀子等哲學大師辯得不亦說乎。好容易見到了在旁邊聽得全神貫注的齊王田建，齊王很不情願地中斷了聽講，耐着性子聽完周使的敘說，揮了揮手：「回去回覆周天子，我們齊國愛好和平，齊秦數十年來未有兵戈，齊國不願意破壞當前和平穩定的局面。」

周使到了燕國，燕國處在偏僻的北疆，地少人稀，剛剛即位的燕孝王倒是挺熱心，只可惜國力有限，但是為了表示支持，燕孝王還是派出大將樂閒去與天子會師。

因此，周使轉了一大圈，只帶回了楚國和燕國的軍隊，加上姬延自己的「天子親軍」也不過五萬餘人。在戰國這個全民皆兵、「執干戈以衛社稷」、動輒十幾萬、幾十萬人大混戰的時代，五萬人別說去打函谷關了，能守住伊闕不被秦軍攻下來就不錯了。要知道，就在三十多年前的「伊闕之戰」中，秦將白起一戰便收割了韓、魏和東周公三方聯軍的二十四萬人頭！

姬延還算理智，以卵擊石、自尋死路的事情他是不會做的，在漫長等待了幾個月之後，他發現其他諸侯依然沒有派兵的意思。於是，在拚死一戰與主權違約之間，姬延無可奈何地選擇了後者，宣佈聯軍解散，班師回朝。

回朝之後的姬延狼狽不堪，兵馬無功而返。但，有道是「兵戈一響，黃金萬兩；軍馬一動，國庫全空」，大周天子姬延開始面臨嚴重的主權債務危機。負債累累，該如何還債呢？

如果在當代，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國家元首，姬延可以與借給他錢的商人商量，每年從東周公、西周公給他的「貢品」中省出一部分用來還債，與此同時，可以派出手下的說客去周遊列國，好好做做諸侯們的思想工作，爭取成功組織一次合縱，即便是光桿司令，也可以分點紅利。

一句話，勒緊褲帶還錢，兢兢業業做事——基本上破產的國家都要經過這樣一個困難時期。而還清外債之後，才能繼續出現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進行操作和融資，事實上冰島正是這麼做的。

但是姬延在這次軍事冒險中失敗了，顯然沒有了做「負責任的大國首腦」的意願和耐心，並且其實他也沒有條件學冰島，因為以東周公和西周公每年給他的微薄供奉，估計再過數年也還不起。

但是王宮門外都是熙熙攘攘的商人，並且據說西周公還委婉地公開表示要區分周朝和西周公的公國為兩個完全獨立的經濟體，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這更讓姬延雪上加霜。眼看門口的商人時不時地衝到宮裡來，姬延決定出去和他們說兩句，此時的姬延依然是胸有成竹的，因為他將要用的，是兩千多年後都行之有效的手段。

「各位債主，之前借債是為了攻伐秦國，但是結果你們也看到了，

山東六國不負責，不是寡人的錯啊！寡人有個提議，不如這樣吧，你們大家分別都減點債，寡人呢，也想點辦法湊些，這樣也算是錢債兩清，你們多少也能得到些賠償，各位意下如何呢？」

「那陛下想要減多少啊？」

「不要陛下還利息了，把本錢拿回來就行！」

「……」

商人們七嘴八舌地議論着。

「減去七成五！寡人願意承擔另外兩成五的損失！」

一聽這話，商人們像炸了鍋一樣，有些年輕氣盛的，甚至想衝過去找姬延拚命，被衛士攔下。姬延一聲冷笑：「天子出口成憲，寡人今日宣佈，不接受七成五的債務減記的，借款合同一律無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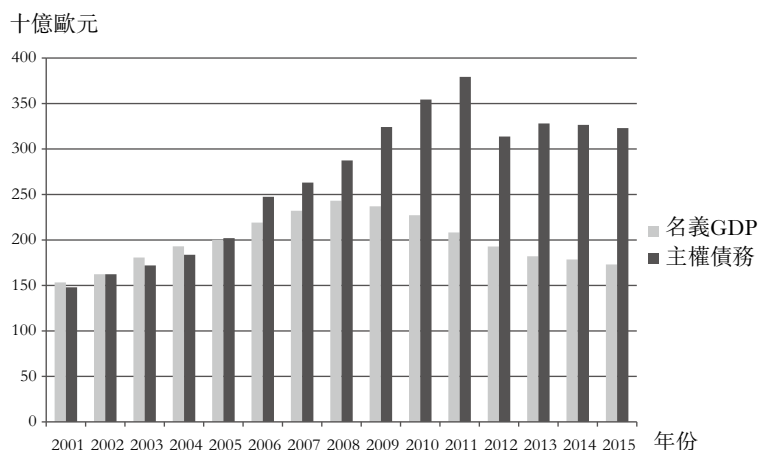
說罷，姬延迅速而敏捷地轉身，奔向宮殿後院，爬上了一座早已建好的高台，高台上有間屋子，姬延冷冷地瞥了一眼下面，把梯子小心翼翼地收上來，走進了避債台。「到底是有備無患啊，幸虧我預先備好了數日的糧食在這避債台上，就是防着萬一西征失敗了，躲債要有個地方，到底還是用上了。」姬延心有餘悸地想。

正是姬延的這個行為，給後世留下了「債台高築」的成語，姬延的貢獻，委實不小！姬延不會知道，他的賴賬策略，被兩千年後的希臘忠實地繼承了下來。

2012年，拖延了數年的希臘經濟危機終於有了階段性的結果，在幾乎所有的私有債權人都進行了百分之五十債務減記的基礎上，希臘安然度過了這一輪的債務危機。為甚麼希臘的債權人這麼好心呢？其實希臘用了和上文中姬延一樣的手段，只是更加地隱蔽罷了。

當希臘危機持續加重的時候，歐元區財政部長聯合會議先後做出兩次決定，不斷提升希臘債務減記的幅度，並且啟動新債換老債的債務置換計劃，最後減記幅度達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注意這裡只是賬面的幅度，其真實的債務減少據估已經到了百分之七十五），而私有債權人可以選擇是否加入債務置換計劃。

在當時希臘債券收益率爆表的情況下，很多絕望的投資人無奈接受了這一條款，打了一半多的折扣，換到了新的債券。與此同時，希臘國內通過了《集體行動法案》，規定當參加債務置換的債權人達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時候，希臘有權強制剩餘的三分之一加入置換計劃，否則希臘將「合法地」拒絕賠付。



希臘負債率與 GDP 對比（資料來源：Market Realist-Investment Research & Analytics）

最終，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私有債權人不得不接受了該減記計劃，從而大幅度削減了希臘的外債，與此同時歐盟承諾的援助資金也及

時到位。就這樣，希臘債務違約的第一次危機，通過這種稍顯無賴的方式有驚無險地度過了。

希臘的故事遠遠沒有結束，直到 2015 年，希臘危機越演越烈，以至於到了與歐洲大金主德國互相打口水仗的地步。當然這是後話，在以後的敘述中，還會將希臘之後的表現拿出來做例子。

其實主權國家違約在國際上並不是新鮮事，希臘的違約是有歷史傳統的，從城邦時代開始，就經常有城邦借神廟的錢卻無法按時還上的事發生。現代希臘自獨立之後這兩百年，幾乎有一半的時間都處在違約的狀態中，可謂是「債務違約專業戶」。

歸根結底，對於主權債務，整體來說其風險是小於公司債的，因為國家永遠不會像公司那樣真正意義上破產，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忽視，正是因為公司能夠破產，所以公司不敢賴賬，因為賴賬很可能會強制進入破產程序，被接管之後公司資產會被變賣，以對債務人進行優先清償。而國家不會這樣，所以當一個主權國家真的拉下面子想賴賬的時候，我們並沒有行之有效的方式阻止。

日常生活中的規矩和法律，都是由國家來制定、擔保和執行的。但是，當合同的一方為國家的時候，「球員和裁判一體化」，是沒有任何硬性的法律能夠制約國家的違約行為並且給予懲罰的。

而聲譽懲罰對於信譽特別差的國家和金融霸主都只能起到相當有限的作用：對於希臘這種「債多人不愁」的主兒，聲譽對其行為的制約作用自然不大；而對於美國這種在國際金融中佔據顯著優勢地位的國家，投資人很難找到合適的美元替代品，所以當美國通過定量寬鬆來賴掉一部分債的時候，債權人也是毫無辦法的。

這一點，從姬延借款的戰國時代到兩千多年後的今天，其實一直都沒有變過。這些借給姬延錢的商人，通通都落得個血本無歸的下場，如同近代英法戰爭中，借錢給英國打仗的佛羅倫薩銀行和佩魯賈銀行一樣，英國戰敗之後違約，直接重創了佛羅倫薩的銀行業，導致了佩魯賈銀行的破產。

回到姬延的窘境，那些不依不饒的債權人倒是並沒有能夠煩擾姬延很久，姬延的主權債務危機也很快就消除了——並不是因為姬延突然獲得了一筆資金，而是因為秦軍馬上就打了過來。主權債務危機能夠被消除一般來說是好事情，但是眼看着不是通過消除債務的方式，而是通過消除主權的方式，姬延很不開心也很無奈。

姬延和西周公之前的軍事冒險，讓秦國的統治者——秦昭襄王很生氣，後果很嚴重。秦軍勢如破竹，攻到了洛邑城下，眼看着國都要失守，姬延趕緊從避債台上爬了下來，想去韓國和魏國避難。

這個時候，「伐秦大帥」西周公在下面攔住了他：「算了吧，都這時候了，看樣子秦國早晚要吞滅六國，今天您逃到韓國或者魏國，明天等這倆國家滅亡了，您還要再受一次侮辱，何苦呢？不如投降，想來秦國怎麼着也不會虧待我們。」^[1]姬延看了看避債台，望了望周圍鴉雀無聲的衛士和家眷，歎了口氣，默默地點了點頭。

公元前 256 年，秦破洛邑，遷九鼎至咸陽，周亡。

降秦之後的姬延年歲已高，加之這般淒苦境遇，一直鬱鬱寡歡，不

【1】西周公進曰：「昔太史儋言：『周、秦五百歲而合，有伯王者出。』今其時矣！秦有混一之勢，三晉不日亦為秦有，王不可以再辱。不如捧土自歸，猶不失宋杞之封也。」——《東周列國志》

久之後便撒手塵寰。

有一說是《史記》誤作「赧王」為謚號，但姬延無顏見先輩確實是不爭的事實，所以也許並非無意之誤，而是有意之諷。姬延的死，也給自亶父立國、文王興業、武王滅商、周公制禮、成康之治、宣王中興、平王東遷……從武王算起延續近八百年，從平王算起延續四百多年的周朝——中國古代歷史上延續時間最長的朝代，畫上了一個悲催的句號。

幾乎是在周赧王嚥氣的同時，彷彿是冥冥中的轉生，在遙遠的楚地沛縣，有一個平凡農戶家的嬰兒呱呱墜地了。他排行老三，有兩個哥哥，左腿上還長了七十二顆黑痣。長大之後一直性情暴躁，不治產業，以至於經常被他多數落為敗家子——他的名字，叫作劉邦。

正如宋人陳普有詩詠周赧王曰：

世歷綿延四百秋，
死蛇枯竹附諸侯。
末年隆準生豐沛，
誰道嬴秦是繼周。

從戰國博弈說歐元統一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秦王嬴政一直堅定不移地推行自己的高壓軍國政策。公元前 221 年，當劉邦 35 歲只在沛縣當個小亭長的時候，嬴政終於第一次從實質上完成了對中

原的統一，並且態度堅決，拒絕分封，開創帝制。

雖然現代有人認為是因為秦始皇高瞻遠矚，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認定分封制已經不合乎歷史發展的方向，故而堅決採用中央集權的郡縣制，但是事實上，秦始皇恐怕沒有如此富有前瞻性的眼光，他之所以決定不採用分封制，更大的可能是對分封制下權力被分散的恐懼。



秦始皇

在秦朝之前，只有夏、商、周算是正統所在，其中夏朝的蹤跡縹緲難尋，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們至今還在爭論夏朝的存在與否，而商朝統治的區域非常有限，有跡可循的也就是現代的河南和山東一帶，而商朝周圍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部落方國，並不服從商王的管轄。

之前我們提到的周朝，儘管是公認的「天下共主」，但是當時周王室的兵力和通信手段都不足以管轄如此巨大的領土，故而周朝直轄的區域也僅僅是岐山周圍的王畿和洛陽一帶而已，其餘的領土都由武王和成王分封給了手下的功臣宿將與親族，建立起大大小小的諸侯國。

也不能說周王室沒有先見之明，實際上周武王和周公當初也考慮到了諸侯不服天子命令的情況，於是規定天子有六軍，大諸侯有三軍，次一級的諸侯有兩軍，最小的諸侯只有一軍，每軍一萬兩千五百人。這樣天子永遠相對諸侯有至少多一半的軍事優勢。

在封地上，王畿千里，公侯百里，伯國七十里，子和男則為五十

里，五十里之下的小諸侯，則只能算是附庸國，連單獨會見天子朝貢的權利都沒有。

所以，按照周初的制度，周王室理論上擁有數倍於諸侯國的經濟能力和動員能力，這種能力也給當時的周王室帶來了對諸侯生殺予奪的大權，比如周夷王在位時期，因為聽信讒言，就直接把齊國的國君齊哀公抓過來放到大鍋裡烹了。

但是，隨着王室的日漸衰落以及王畿與諸侯國、國與國之間的攻伐越來越頻繁，諸侯國的數目幾乎呈指數速度在減少。而同時縮小的，還有周天子王畿的面積。

每當王室有事，諸侯國往往能夠通過擁立和護駕之功，獲得周王室的賞賜，而這些諸侯也就有了潛在的擴大地盤與軍事實力的正當理由。春秋時期的佼佼者有齊國、晉國、楚國、秦國和吳越，這些國家無論從軍事還是面積上，都比周王室要強勢。

比如春秋常霸晉國，雖然是個大諸侯，按照禮制可以擁有上、中、下三個軍的兵力，但是三萬多人的兵力顯然遠遠不能滿足晉國縱橫中原、抗楚威齊的需要，於是晉景公創造性地「發明」了新上軍、新中軍和新下軍，這樣雖然名義上是三軍，其實已擴大到六個軍，與周天子的兵力規模相當了。

到了戰國時代，動輒幾十萬的斬首數目，更是讓周公設定的制度形同虛設，雖然東西周朝合起來近八百年，但是最後那幾百年實在可以稱作有苦說不出的「影子」生涯——為甚麼不說是傀儡呢？因為傀儡還有點價值，還會有人在後面操縱，但影子則是完全自生自滅，可能都沒人拿正眼去瞧。

而嬴政，以及嬴政的父祖輩從小到大看到的，都是周王朝最後也是最悲催的階段，故而嬴政對分封制非常反感，堅決推行大一統其實是不難理解的。

廢除分封制遠遠不夠，嬴政還面臨經濟上的巨大難題，那就是燕雜而不相兼容的貨幣制度。

戰國時代，各國都在用自己的貨幣。以秦、趙、楚為例，分別用的是秦錢、趙布^[1]和楚貝，假定初始兌換比例是 1 : 1 : 1。



趙布



秦錢



楚貝

趙國地處山西，乃天下形勝之地，四通八達，尤其是皮帛製造業相當發達，經常有質量很好的皮製品出口給秦國和楚國。時間一長，秦國和楚國不幹了，本土皮匠製造的東西賣不出去，叫苦連天，加之國君要打仗，稅又收不上來。怎麼辦？

【1】自從韓、趙、魏三家分晉之後，皆沿用晉國的鏟狀金屬幣，稱之為「布」。

秦國的大良造^[1]就給秦王出主意了：「我們可以印大錢，讓秦錢兌趙布的比例變成 3：2，這樣三個秦錢在秦國可以買三件皮衣，在趙國就只能買兩件，如此，本土的市場不就開發了嗎？擴大內需，不依賴進口才是王道啊。」^[2]並且這樣一來，因為同樣的趙布能夠在秦國雇用到更多的皮匠，就會有趙人雇用秦國的皮匠來生產，這不僅是吸引外資、擴大生產，連就業都順便解決了。沒準還能把趙人的技術偷過來，端的是一本萬利啊……唯一的壞處嘛，就是買趙國的東西以及去邯鄲旅遊的成本變高了，但是那些天天罷工抗議的平民又有幾個會因為出國旅遊的一點小變化而不滿呢？」

秦王聽後不由得眉開眼笑，大印一按，准了！

與此同時，楚國的令尹（相當於宰相）也對楚王說：「大王，我們國家的民眾也在抱怨被趙人搶了市場……」於是乎，楚國在沙灘上瘋狂地搜尋各種螺絲貝殼作為本國貨幣的模具^[2]，最後在全國範圍內普及了又小又薄的銅貝，也成功地實現了楚貝對趙布貶值，變成了 3：1。之所以比秦錢還要低，是因為楚國考慮到要與秦國競爭的問題。

沒多久，趙人發現不但自己的東西不好賣了，很多作坊主還到秦楚去雇人，趙國失業率上升，怎麼辦？在技術進步緩慢的春秋時代，趙國的相國咬咬牙，果斷做出了明智的選擇，「我們也把趙布鑄薄一半」……

【1】該職位在漢朝是純粹的爵位，只享受高幹待遇，沒有實權，但在秦朝則不同，是為實權職務，位高權重，商鞅變法時便是擔任此職。

【2】真實的貝殼在楚國也充當貨幣使用，但是由於貝殼不易保存的特性，今天出土的文物往往是當時用銅鑄造的貝殼的代用品。

這個故事會一直進行下去，直到某一天，秦人買東西，拿出來一串空心銅圈；楚人一樂，掏出一把螺絲釘般大小的薄銅殼；趙人笑而不語，一手甩出五十四張銅片……

只要國與國之間存在發展的不平衡，就必然存在貿易的順差與逆差，無論是漢語中「順」字、「逆」字本來的含義還是按照通常的理解，似乎順差總是比逆差要聽起來順耳。其實，長期順差和長期逆差都不是好事。

在上面的這個例子中，趙國對楚國有順差，那麼楚國人通常就會抱怨「錢都被趙國人賺走了」，而與此同時，趙國人也會抱怨「我們是替楚國人打工了」！因此最好的情況是收支平衡。但是，發展總是不平衡的，產業結構總是不完全對稱的，所以國與國之間總不免存在順差和逆差。

而一旦出現這種情況，逆差的國家就會討論是否讓自己的貨幣貶值，讓外國人能以更加低廉的價格買到本國產品、雇用本國勞動力，從而促進出口、吸引國外投資、擴大內需。

這樣的情況在當代的歷史上一再發生，甚至成為轉移國內經濟問題的一種手段——一旦經濟不景氣，立刻貶值本國貨幣，增加出口訂單，讓資本從別的國家撤離，轉而投資到自己的國家。顯而易見，貶值在這裡就具有了傳染性：因為任何國家都不希望本國資金被其他國家抽走，所以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跟著一起貶值。

從這個意義上說，只要統一貨幣似乎就能徹底解決上述問題。果真是這樣嗎？我們先對比看看當代的例子——歐元區。

如果讓歐盟的頭頭腦腦來看看秦始皇統一六國貨幣的時間和效率，

只怕是要相形見绌的。因為歐洲多少強人總統、鐵腕總理拉拉扯扯了十來年，才吵出來個歐元區，穩定的日子還沒過多少年，又有一些國家鬧退出，真心是不得安生。而秦朝實現統一貨幣則原始粗放得多，皇帝政令一下，所有原來的六國貨幣通通作廢，貝殼之類直接棄用，金屬類拿到咸陽來鑄銅人！

從歐元區來看，貨幣統一之後，相當於每個經濟體都把自己的鑄幣權交給了歐洲央行，各經濟體之間蓄意貶值的現象不再發生，有利於資源的流通和貿易，降低交易成本，同時經濟體更加強大也有助於增強投資人的信心，從而使其更方便地在國際市場上交易與融資。

但是，貨幣統一其實也是一把雙刃劍。如果百利而無一害，那麼全世界就應該都使用一種貨幣了。事實上，統一的貨幣可能會加大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2009年開始蔓延的歐洲債務危機便是歐元這把雙刃劍下鮮活的教訓。

在之前討論的三國博弈中，是貿易和投資導致了貨幣的升值與貶值。一個國家的貨幣強勢與否，說到底取決於其生產力：生產力發達，能夠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該產品包括有形和無形，比如專利和教育等也在此之列）越多，那麼在同一時間點上，該國貨幣所對應的產品和服務就越多，也就是說，其貨幣能夠買到的東西更多，所以理當「更值錢」一些；而相反，若一個國家沒有甚麼成氣候的產業，其貨幣就應該「更不值錢」。

而購買力和貿易又是相互聯繫的，如之前所述，本國的貨幣貶值之後，外國人到本國來投資和消費的成本降低，就會把富有國家的資本和製造業轉移過來，使得本國的生產力得以發展和壯大；相應的，升值的

國家則要面臨資本和製造業外流，其發展速度就會減緩。這麼一進一退，便縮小了國家和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同時也相當於一個減震器，可以減少經濟震蕩所帶來的影響。

但是，在統一貨幣下，這一減震器便不復存在。而這一點，也是當前世界上依然存在，也依然需要多種貨幣的原因之一。

在歐債危機中，希臘和葡萄牙這兩個國家本身並沒有很強的工業體系，在歐元區中本來也屬於邊緣國家。自從加入後，他們相當於「借用」了歐陸經濟強國的信用（如法國和德國），能夠用很低的利息從國際市場上借到資金來改善國民福利以及進行公共開支，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是獲利了。

但是當經濟危機發生之時，如果沒有加入歐元區，他們可以通過貶值本國貨幣刺激出口，最終減輕金融危機給自己帶來的直接衝擊。但是當把「鑄幣權」交給了歐洲中央銀行之後，他們的政策工具箱便免不了捉襟見肘、無處使力了。

有句話叫作「天道好還，毫釐不爽」，正是這些國家的寫照。在春風的時候享受過了，現在當經濟震蕩來臨之際，自然也受災更嚴重。

2015 年的希臘面臨新一輪的債務危機進退兩難。一方面，國內的政治壓力使得政治家們不敢接受債權人提出的改革要求——接受了在國會也通不過；另一方面，看到希臘的無作為，歐洲其他成員國和債權人的耐心也在逐漸減少。到底是留在歐元區硬着頭皮還債，還是直接賴掉所有的賬，退出歐元區，自己用自己的貨幣？似乎都是一個艱難的選擇。

希臘的民眾也是炸開了鍋，一群人遊行示威，抗議債權國干涉希臘

內政一也即改革方案；另一群人同樣遊行示威，希望留在歐元區。又讓馬兒跑，又讓馬兒不吃草，也是難為了希臘的政治家們。

也許有人會說，為甚麼與歐洲差不多大的中國、美國面對危機的時候沒有這樣的事情？中國和美國的貨幣難道不是統一的嗎？事實上，中美與歐盟的差異性很大。

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中美各個省（州）之間早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儘管有發展上的不平衡，但基本上是「榮辱與共」的。當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都會危機，而繁榮的時候都繁榮，各自的中央銀行也可以將一個統一的貨幣與財政政策順利用於所有的省（州）；與此同時，拿一個省（州）的盈餘去補貼另外一個省（州），從道義上、法理上、人心上大家都相對容易接受，政治家們也不會束手束腳。

而歐盟則不然，雖然《馬城條約》和《里斯本條約》把大家「捆」成了一條線上的螞蚱，但是也僅僅是「捆」在一起，並沒有真正地融為一體，歐盟各國依然是獨立的國家。雖然貨幣政策是統一了，經濟週期也漸漸趨同，但是這個趨同的過程已經讓歐盟中央銀行左右為難了。

比如在歐債危機之初，當希臘泥潭深陷的時候，德國正在經歷自己戰後少見的繁榮階段，中央銀行應該出台一個甚麼樣的貨幣政策來應對整個歐元區呢？

拿德國、法國的錢去救助希臘、葡萄牙，這在本國民眾那裡顯然是有阻力的，這個阻力還會隨着投入的增加而越來越大，畢竟政治家的政治生命還是維繫於本國的選民，這就要求要有一個統一的歐洲財政部，也就是財政一體化，乃至於最後的歐洲政治一體化。而這毫無疑問是一件沒有任何一個預言家能夠給出確切時間表的事情。可見，「拆東

牆補西牆」只能限於自家院子，動鄰居家的牆根是不現實的，也是極易發生矛盾的^[1]，除非自家閨女跟鄰居家二小子好上了。

秦始皇：功在千秋禍及當代

讓我們把目光從歐盟身上收回來，繼續投向完成統一大業的秦朝。嬴政大帝不但在行政上用郡縣制取代了封國，做到「萬里車書一混同」，書同文，車同軌，同時在經濟上，堅決廢除了原山東六國五花八門的貨幣，統一用秦錢結算。其內在是要以秦朝的經濟週期來取代原來六國的經濟週期，以秦朝的貨幣與財政政策來取代原來六國的貨幣及財政政策。

在戰國時代，秦國以東的齊、楚、燕、韓、趙、魏六國，經濟週期差別很大：燕國和趙國的東部相對偏遠貧瘠，所以「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軟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而趙國的西部和中部與魏、韓接壤，是比較發達的地區。尤其是趙國的都城邯鄲，佔地約 19 平方公里，商業繁榮，與以「揮汗如雨、摩肩接踵」而著稱的齊都臨淄相比毫不遜色。著名商人郭縱、卓氏也都是來自邯鄲。

地處中原的魏國和韓國擁有較為發達的商業，倒霉的是他們都毗鄰張牙舞爪的秦國。魏國早年也曾風光過一陣，後來因為太張狂，被其

【1】2015 年夏，希臘所發生的一切似乎就在驗證這一點，希臘死活不願意接受國際債權人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改革計劃，一味指望歐洲的強國，比如德國和法國來替自己還債，而這些國家國內民眾的壓力已經讓政治家們的迴旋餘地越來越小。

他幾國聯合起來一通亂打，從此消沉下去，土地日漸被秦國侵吞，直至亡國。

而韓國國土面積最小，經常受到群毆，幾乎從來沒有雄起過，還因為上黨地區的歸屬問題坑了趙國^[1]。韓國後期一直處在「割地賠款——停戰——開戰——繼續割地賠款」的怪圈中，最終也成了第一個被秦國消滅的國家。

楚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厚，是戰國七雄中地理面積最大的國家，不過很多地方都還處在相對比較原始的階段，發展很不均衡，還長期被中原諸侯視為異類。在春秋時期也曾經稱雄一時，但是國內的貴族政治盤根錯節，國君的權力分散，長期被自己的親家^[2]——秦國欺負，到後來連自己的國君楚懷王都被秦國扣留。直至最後亡國，楚國也一直很不服氣，認為亡國亡得很冤，「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口號也就在那時流傳開來。

依山靠海、幾十年不動兵戈的齊國則最為富有，在春秋時期經過管仲的治理，舉國上下都瀰漫着商業化的氣息。齊國的風氣很奢靡，也很開放^[3]。同時，齊國也是整個春秋戰國時期產生了最多哲學家的地方——當然其「文藝工作者」的數量也是戰國七雄之冠。但是齊國兵的戰鬥力一直不強，這也是齊國在後期一直無所作為的原因之一。

【1】韓國割讓上黨地區給秦國，即今天山西省長治縣一帶，結果當地郡守馮亭不願投降秦國，把上黨獻給了趙國，於是秦國對趙國開戰，這便是著名的「長平之戰」的開端。

【2】秦國和楚國世代聯姻。

【3】《戰國策·東周策》記載，管子治齊，曾置「女閭七百」，以佐軍需。《堅瓠續集》記載，「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教坊花粉錢之始也。」

若是原封不動地照搬六國的貨幣制度不動，那麼隨着社會的安定，經商的人逐漸增多，不同地區的貨幣爭相貶值的情況可能會真實上演。

金屬貨幣還好一些，因為就算貶值太多，大不了把貨幣融化了打農具，而楚國的貝殼因其實際用途有限，並且數量完全取決



秦半兩

於貝類的繁殖速度和大家在沙灘上尋找的積極性，所以極可能造成經濟泡沫——楚國人集體去撿貝殼，無人從事生產，然後用貝殼去換匯——購買其他國家的金屬貨幣。

毫無疑問，秦始皇統一貨幣的政令，把這場尚未發生的經濟泡沫捅破了。舉國上下開始統一使用秦半兩錢，這是銅錢第一次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使用^[1]。從此之後直至清末，銅在中國作為最主要通貨的地位一直都沒有變過。

為甚麼是銅呢？這其實並不是偶然的。首先，作為貨幣必須能夠長久儲存，方便攜帶，並且足量才方便流通，但是又必須限量供應，因為過多會廉價。在古代，滿足這個要求的金屬並不多。

【1】有文獻表明，秦錢並沒有真正在原山東六國的某些區域內大量流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技術和通信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秦朝過於短暫，沒有來得及真正地推行這些政策。

金銀太稀少，隨着人口的增加，金銀更加地稀少，這種天然的通貨緊縮讓大家更傾向於用金銀儲值而非流通；鐵的冶煉比較複雜，晚於銅器，而當冶鐵技術成熟之後就會發現鐵太多了，以至於需要用很多很多的鐵錢才能買一點東西，所以也不適合用來流通；銅的冶煉難度、產量非常適合當時的經濟規模和流通環境。

需要提及的是，這些年興起了以比特幣為代表的虛擬貨幣。其創造者用電腦運算技術模擬了金銀等貴金屬的性質，試圖創造出一種「人造貴金屬」，而流通性和可分割性更接近於紙幣——如果回頭去看比特幣創造者中本聰寫的文章，比特幣（Bitcoin）這個詞並不是他最初的選擇，他開始試圖使用的是比特金（Bitgold），後來因為該名已經為其他網站所有，才改稱為比特幣^[1]。

眾所周知，秦始皇擁有很奇特的審美觀（或者是權力慾？），他收繳了天下的兵器，在咸陽鑄成十二個千石^[2]重的大銅人供自己觀賞^[3]。但是兵器可以收繳，菜刀可以合用，通貨總還是要提供的，於是秦始皇很不情願地鑄造銅錢給大家使用。如果當時有互聯網，可想而知，以秦始皇收集銅錢鑄銅人的嗜好，肯定不捨得用銅去當錢，會自己創造一個虛擬的「始皇帝幣」讓大家流通使用，而咸陽估計又會多出不少銅人供其誇耀武功了。

【1】有關比特幣的詳細分析參見本書第四章中「銅錢化身的比特幣」部分。

【2】在秦朝和漢朝，一石為一百二十斤。見「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漢書·律歷志》

【3】也有一說秦始皇是為了穩固江山而收繳兵器，如賈誼在《過秦論》裡認為嬴政「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鐃，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後 記

於戲！縱然皓首窮經幾許，亦算不得大千世界小小文章。

由周而漢，由漢而隋唐，

千古多少往事，直以經濟之道論興亡。

塗鴉一首，以顧前述之將相帝王：

三皇定倫五帝往，堯舜治世繼禹湯。

西岐鳳鳴開周運，封國八百澤綿長。

平王東行存宗廟，長葛箭落天子芒。

五霸七雄俱往矣，一統山河數秦皇。

沙丘一謀傾社稷，炎劉義兵起芒碭。

文景生息七十載，漢武一朝國威揚。

昭宣中興哀平後，唯余新莽思周殤。
南陽光武紹漢統，敦睦百年世悠長。
黃巾洶湧驚雷動，諸侯並起各勝場。
臥龍空懷補天志，祁山弦歌音繞梁。
陳留歸命與安樂，三分終歸司馬囊。
巍巍大晉方稱勝，八王圖軌禍蕭牆。
五胡入主中原亂，四方紛紛無寧疆。
凌亂淝水前秦敗，燕涼胡夏又稱王。
南渡衣冠屬劉宋，北遷孝文衣漢裳。
大隋紹真平南北，楊廣卻將天下亡。

欲知唐後經綸事，敬待下回書細講。

作者 2016 年於愛丁堡